



聚焦文学新力量

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6)

苍凉卑微的“剩女”爱情故事

□徐 刚

或许再也没有人像孙频那样专注地描摹女性,探究那些因婚姻问题而郁闷、忧伤的大龄“剩女”的感情世界,讲述她们苍凉卑微的爱情和满目疮痍的内心。孙频的每部小说几乎都以女性作为主人公,就像她一次次念叨的,“29岁的女人,多少有种穷途末路的感觉。”生活那么细碎庸常,她竟然写出了步步惊心的感觉。那种内心世界的孤苦悲凉、那些难以捕获的幽暗抑郁,都在她气韵独具的华美文字里——呈现。

对于自己的创作,孙频坦言,“我是那种内心深处带着绝望色彩的人,底色是苍冷的,很早就了悟了人生中种种琐碎的齿啮与痛苦,所以我写东西的时候也是一直在关注人性中那些最冷最暗的地方。张爱玲小说的底色与我这种心理无疑契合的,那是一条通道。”北方灰暗无际的冬天和物资匮乏的童年,让这位来自小县城的女子日渐形成了纤细敏感的性格,在成长过程中对人性的隐秘晦暗的角落感触良多,无所自通的卓越才华又使其得以将之行诸文字。细读其文便可发现,非凡的语言功底、敏锐的细节捕捉以及对女性心理的细腻描写,构成了她文字的基本风貌。

绝望而冷峻的小说底色

孙频小说的开头几乎都是用冷峻幽暗的笔墨设置的统摄全篇基调的景物和心理描写。人物尚未出场,浓郁的情感便迫不及待地铺陈开来。作者不厌其烦地描摹、渲染,获得直逼人心的力量,奇绝的想象和譬喻,也果真具有张爱玲当年的风范。一望便知的苍凉与冷寂,令人过目难忘。孙频的小说具有浓郁的地域风貌和民间故事的基本样式,这在她一系列以“却波街”为地标的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古老的晋中县城、历史悠久的却波街、半旧不新的城乡结合部,皆可抵达孙频童年记忆中那逼仄幽深的胡同。借助地域传奇和民间轶事的表象,触摸裹挟着自己人生经历的女性故事。就此,《姐妹》《红妆》《却波街往事》《血镯》《女儿坟》《铅笔债》《半面妆》等小说皆围绕小县城的凄惨人生遭际和艰难个人奋斗而展开,娓娓道来的满是沧桑与伤感。

孙频的小说固然有浓郁的个人生活的影子,但其基本主题则是严肃探讨当代社会的女性命运。在历史题材小说《皇后之死》中,孙频曾运用宫闱秘事、嫉妃争宠的传奇故事,表达了自己的一贯主题。小说写了4个女人的故事:卫子夫、李夫人、钩弋夫人,加上“叙事人”(那位久在深宫人未识的哑巴宫女)。作为怀揣梦想的卑微者,她们徘徊在爱与痛的边缘,等待着男性目光的检阅,而当她们在男权凝视下的如履薄冰的生活,不就是当代女性命运的真实写照吗?

在对女性命运执著探讨的小说中,《祛魅》对时代本质的揭示令人惊心。小说展现了李林燕这个诗歌时代的爱情心魔怪诞的故事。主人公与3个不同的男人发生了同样无望的爱情:一个是年

长的“旅美作家”,一个是同代的男性诗人,另一个是小自己15岁的高中生。小说不仅关乎谎言与真情的古老命题,更在时间的跨度中对时代价值观念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批判。这个为时代而生的女人也沦为了另一个时代的遗物,她苟活于世,伫立在人群之中。绝望的温情、无处逃避的羞耻,连同那些轻薄的尊严,都在他人的目光中明灭、坍塌。如果说在诗歌的时代里,爱情之名常因自命不凡的清高而沦为笑柄,那么,在这个据说“新鲜”的时代,爱情的奢侈和虚无则令人震惊。此时的一切不过是赤裸裸的交易,而真正的爱情只存在于一瞬之间,也正因为这奢侈的一瞬,可怜的女人交付了自己短暂而屈辱的一生。“原来人的一生真的就是一滴水,在时光的洪荒中转瞬即逝,不留痕迹。她不过是曾经的一个时代留在这世上的遗物,是用来祭祀着那个时代的祭品。”确实,在这万法皆空的时代,还有什么比“孤注一掷的爱情”更加激动人心的呢?孙频在深入骨髓的绝望感中完成了对男人们的“祛魅”,也完成了对这个“新鲜”的时代的“祛魅”。

轻易戳穿爱情的神话

孙频的小说虽有张爱玲的底色,笔法细腻、情感真切,直抵人性的幽微,但其主旨依旧是通俗言情。在众多以“爱情”为名的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孙频入木三分的描摹,“目光”是她戳穿一见钟情者爱情神话的法宝。《玻璃唇》里林成宝和霍明树的所谓爱情,起源于目光中的轻佻。这个叫霍明树的负心男人不过是一个感情骗子,他们的交往是林成宝一系列噩梦经历的开始,而“目光”则是对一见钟情的嘲讽。《姐妹》中的刘春洲之于傅晋凡也是如此:“第一次在街上遇到傅晋凡的时候,他就从她目光中读出,她是能够收留他的。这么多年漂泊教给他最多的就是,他能像秋虫感知阳光一样感知到别人目光里的内容。”然而她最终发现,这个男人是如此猥琐不堪。

闪烁不定的目光如此不可依靠,似乎说明了孙频对人间爱情的绝望。然而,其小说的温情在于试图在绝望之处寻找新的可能,寻找一刹那间点燃生命的真情之光。真正的爱情或许就在这一瞬间。就像《追债》中的朱良和李桑,“爱情就是这样,一生就一次,哪怕再短暂也会终生让你温暖。这就是爱情。”这种情感在她的小说中体现得极为明显,渴望情感滋润的女主人公在洞悉了男性的情感伎俩之后依然执著地沉溺其中,只为贪婪地享受那来之不易的短暂真情。《美人》中的女主人公杨敏玉在38岁的“高龄”时,终于遇到了刘诺龙。这个经常来家具店蹭免费茶水的落魄男人,因为眼睛里那一瞬间的光亮,征服了有着同样落魄经历的杨敏玉,所谓的“爱情”也暗自滋长。其实,杨敏玉的真实身份与这个落魄的男人并不相称,然而她明知“爱情”的脆弱,依然执著于捕捉那难得的真情。《醉长安》中的孟青提明知

孙频,生于1983年,山西人。2008年开始小说创作,至今在各文学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一百余万字,代表作有中篇小说《同屋记》《醉长安》《玻璃唇》《隐形的女人》《凌波渡》《菩提附》《铅笔债》等。

张以平这个多情的男人有众多情人,却决心“用自己的忠诚去救赎往昔岁月中所有的凌乱”。凡此种种,只是为了在疑似爱情的表层下,从最深的根子上“长出一点血肉相连的真爱”。

《鱼吻》的主人公无法阻挡自己的爱欲,无休止地索取一个男人不知真假的疼爱。这是一个落魄的漂亮男人,同时也是一个九死一生、漂泊无定的男人,也是一个备受贫困摧残的“感情骗子”。面对这个如此可疑的男人,女主人公已经洞悉了其中的玄机。然而即便如此,她也如飞蛾扑火般地奔了过去。“现在她终于明白了,她说服自己,不顾危险地去留恋这个男人的惟一理由就是,他对她有一点真。就那么一点点。无所企图就是一点真。”为了那“无所企图的一点真”,女人不得不孤注一掷地爱,这种“死缠烂打”又是怎样的一种执著与无奈?同样,《异害》讲述的是两个萍水相逢的男女在旅途之中的相濡以沫,或许连相濡以沫都谈不上,只是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处一地地抱团取暖。在此,一个孤苦无助的女人对一个初识的陌生男人推心置腹,多少显得有些凄苦和悲壮。故事的悲剧性在于,她必须在天亮之前把该说的都说完,因而不得不冒着尊严丧尽的风险,全情投入这卑微的爱恋,只为索获那个把自己嫁掉的最后机会。

贫穷的出身与匮乏的内心

这就是孙频笔下“爱情”的全部意义,在这里,剩女们的爱情故事被写得如此惊心动魄。更为可贵的是,她还能在剩女爱情的框架中融入底层奋斗者的情节。小城女青年的个人奋斗、她们亟待改变的命运与对婚姻的向往是合而为一的。在此,找到一个男人是一种理想的归宿,也是改变个人命运的一部分。为了这种寻找,她们绞尽脑汁、低声下气、不择手段、义无反顾。

小说《骨节》几乎重写了底层文学的主题,也惊人地呈现了贫穷者骨子里的卑微,困苦和匮乏带来的内心隐痛,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病态人格。对于主人公夏肖丹和她的母亲李梅来说,贫穷就像她们身上“挥之不去的油哈味”一样,“带着巨大的腐蚀性常驻在她们身上,像安家落户了一样,任是怎么洗都洗不掉”。无论母亲怎样费力地让夏肖丹相信自己的贵族源头,她都无法改变自己内心的匮乏,“在她身体最深处,在最不见天光的一个角落里,她缺了一处骨节”。如履薄冰的生活和希望被遮蔽的羞耻令她极度敏感,于是尹亮简单的一句“我心疼你”便切中了她的要害,让她一辈子都耿耿于怀。或许对于她这样出身的女人来说,爱情本就是一种奢侈。《凌波渡》里的陈芬园出身卑微但又不甘平庸,凌波虚步的生活使她有种徒有其表的高傲,然而,这终究不过是对他者目光的畏惧。在此,底层的个人奋斗者历经艰辛之后已遍体鳞伤,不能坦然地面对他人的目光。抵抗他者的目光、力证尊严的不可冒犯是作

■短 评

品里总能感觉到各种文学经典的影子。显然,他读了很多的书。同时,郑小驴不像有些“80后”断然以彻底否定的态度对待过去的文学传统和文学经典,他的写作与传统以及经典连接上了,他能够站在一定的文学高度处理自己的现实经验,从他的小说叙述里我们可以发现,郑小驴决不像有些作家那样匍匐在地下,陷在现实的泥淖里,他的心是高高在上的,他的精神是飞扬着的。

郑小驴又是一个思想的叛逆者。他亲近经典,但他并不迷信经典,他从经典中汲取养分,但又不被经典牵着鼻子走,因此,在“80后”作家群体中,他像一个另类。大多数的“80后”作家并不是时尚写作,真正追求文学的“80后”还是会与时尚保持距离,郑小驴当然是延续文学传统的,但他在学习和延续的过程中总是让思想上的叛逆保持着张力,他的叛逆精神就像是一张绷紧了的弓,随时都

者借此想要探讨的问题。《我为什么爱上你》里的裴欣同样如此畏惧人群的目光。不甘平庸的她无法忍受小城生活,在匆匆终结无爱的婚姻之后重返北京,做起了艰辛的“北漂”。然而,现实的坚硬很快就粉碎了她自以为是的理想主义情怀。此后,无论是有名无实的“同妻”生涯,还是自我放纵中的偶然真爱都令她难以赓足。好在大喜大悲之后,一切都归于平淡。小说最后,房小明背着身患绝症的裴欣,步履蹒跚地行走在熙来攘往的北京街头,行走在夫妻两人回家的路上。这样的结局多少有些矫情,但却包含着一种对生活释然的欣快、一种无惧目光的坦然,虽苍凉却温暖。同样的奇情和温暖也在《一万种黎明》中流淌,这个小说以艳遇开头,以杀戮结尾,乱乱终穷的故事在虚晃一枪之后终于迎来了一个虽凄苦却终究温暖的结局,意外之余仍令人感动。无论如何,孤注一掷的爱恋终于让人看到了些许的希望:“一个新鲜的世界上那黑暗的最下面一点一点地挣扎出来,先是最微小的试探,像虫子的触角一般,再往后那团奶白色的透明越长越大越长越浩瀚了,它正飞快地长成一个饱满的白天。”

改变与未来的某种可能

孙频的小说大都篇幅不长,但阅读起来却多有漫漫无期之感。看似简单的言情故事,却有穷尽女主人公一生命运的雄心。不长的篇幅容纳着漫长的叙事,这与横截面式的生活片段大异其趣。纵观其小说,人物的叙事也多在戏剧性的高潮之后出现情节陡转,在本该收束的地方连绵不绝地延续下去,恰如一眼看不到尽头的 lives 本身。

坎坷与不幸、创伤与暗疾、孤独与抑郁、疯狂和精神分裂,是孙频小说中女性主人公惯有的精神路线图。在最近的几个作品中,孙频颇有将此精神路线不断强化,乃至推向极端的征兆。比如《夜无眠》和《三人成虎》,或以自杀结束,或以精神分裂收尾,其郁结之情溢于言表。然而即便如此,孙频也终究尝试在苦难的叙事中融入传奇性的笔墨,力图呈现出之前作品中难得一见的抒情性。在《天堂倒影》中,两个穿着妩媚旗袍的美丽女人旁若无人地穿行在街道,路上的目光像落叶一样在她们身后翻飞飘零。人们不知道她们是要去参加同一个男人的婚礼,而这个男人正是她们曾经的情人。《隐形的女人》中,向琳与“隐形的女人”郑小荣,也就是那位传说中的情敌最终成了朋友,并且陪她走完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日子。

在近期的小说中,孙频寻求变化的决心日渐明显。《异害》以某种神秘主义笼罩全篇,试图在萍水相逢的故事中穿插生死相依的参照;《夜无眠》的结尾宕开一笔,在诡异的气息中留下浮生若梦的悬疑。这样的转变虽略显生硬,但毕竟弥足珍贵,使我们有理由对孙频此后的写作抱以期待,在那些与个人经历息息相关的情感体认消耗殆尽的时候,她依然拥有撼人心魄的故事可以讲述。

疏远时尚 亲近经典

——谈郑小驴的小说

□贺绍俊

有可能让弦上的箭射出去。

假如觉得箭的比喻还能成立的话,那么,对于郑小驴来说,就有一个标准目标的问题。他其实一直在寻找文学的目标,他的箭也射中了一些目标,比如苦难。郑小驴来自湖南乡村,乡村的童年记忆多少都与苦难有关。他用苦难调和出了他的小说底色:阴郁、滞重。但他的青春气息和叛逆精神并没有被苦难压抑住,在阴郁和滞重的底色上经常会跳荡出阳光般的亮色。这是郑小驴带给我们的一种对苦难的特别处理。中华民族近100年来遭受的苦难太多了,因此苦难也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母题。事实上,郑小驴书写苦难不仅是在书写自己的体验,也是在书写他对文学经典的理解。郑小驴处理得很好,他没有跟在前辈作家的后面学步。尤其难得的是,苦难母题自新时期以来,逐渐蜕变成一种道德豁免权的通行证,仿佛只要给人物穿上苦难的外衣,就

感动人心的“最美司机”

□高松年

出一份力。这也就是这部报告文学的思想价值之所在。

正义不会自然而然地降临到我们的生活中,它需要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竭力维护。毋庸讳言,在当今的经济社会中,人们对物质的欲望不断膨胀,而社会的道德面貌却是呈滑坡之势。太多的无良行为,令人对当今社会的道德状况感到寒心。因此,吴斌舍生求义的英雄行为,就让人有了太多的感动和敬仰。吴斌遗体被运回杭州之后,来自四面八方的亲戚、朋友、领导、同事以及无数素不相识的人,都赶到他家中吊唁逝者、祭奠英灵。吴斌出殡那天,几乎全城的人都走了出来,沿途祭送这位道德楷模。浙江省衢州市的一对夫妇深夜驱车4个多小时,专程赶到杭州殡仪馆,就是为了瞻仰一下这位素不相识的英雄。吴斌舍生求义的高尚行为感动了社会,受到了社会的敬仰。

孙侃在本书中以大量篇幅来描绘吴斌先进事迹所产生的强烈、广泛的社会反响,从另一方面

■创作谈

我经常想,之所以有一天我坐下来开始写作终究是因为我内心的软弱。年龄愈长,我愈是强烈感觉到自己的弱小,就像身体深处一处永远填不满的洞,我用感情、用幻想都填不满它,于是,我开始向文字投奔。

再后来,我对小说越来越迷恋——我迷恋的其实是那个创造的过程。对一个写小说的人而言,写作意味着凭空创造出一件事物,比如一个人,或一种爱,然后将它攫入自己的空想中,将它抱紧取暖,然后将自己的灵魂慢慢浸于此处,给予其真正的生命。然后,它在这个世界上就真正地活下来了,尽管这种生命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写作像凝结在冬天房间窗户上的冰花,带给我们童年一般最纯真、最抵达心灵的安慰,我们从那些冰花里看到的不是两种温度的交战,而是内在的心灵和梦中的森林。文学把我们带入第三维空间,而且这个空间有着对无常的克服。世俗生活中最恒常的便是无常,而文学创作无疑是一种安慰人心的好工作,因为它像一切艺术一样使无常接近永恒。

然而,欢喜和无常总是相伴而生。我在用文字创造一个世界的同时愈加明显地感觉到了自己内心、身体里的种种卑劣、种种奴性、种种丑陋,甚至有时候我都会对自己心生恐惧。于是我渐渐明白,一个写作的人身上同时居住着上帝和魔鬼,同时具备着享受幸福的能力和接受痛苦的能力,两种存在一直在对峙、纠缠,所以,这些人永远不可能抵达宁静的生活。但偶尔在极少数幸福的时刻里,这些人也会体验到人间强烈的、难以形容的美,在无边无际的烦恼和苦难中,这一点灵光闪现的美的泡沫便是所有文学作品诞生的源头。原来,所有这些软弱的人们归根结底仍然爱着所有的美和幸福,却终生不得安宁——这种悖论几乎无法克服。也许,彻底的安宁和幸福会让一个作家丧失了写作的终极动力。

于是,写作成了这样一件事情,作家们取材自最易变的生命虚幻之物,却又宣称存在于无常中的这个世界的意义。这其实类似于佛陀的献身,即在虚无中创造永生。而我也明白,写作其实又是这样一件事情,那就是,作家是个谎言,写作是痴人说梦,真正的作家像一切艺术家一样一定是非常不幸的,艺术家在饥肠辘辘时打开自己的袋子一看,袋子里只放着几粒五光十色的珠子而已。说到底,这是另一种落魄,所以,作家除了需要孤独,还需要勇气。

至于孤独,那几乎不可避免,因为真正的创作都使人孤独,要求牺牲人生的乐趣。但是写作的好处在于,透过所有的文学创作可以寻觅出最极致的境界,也可以称为是对人生之意义的信念,或赋予人生之意义的勇气。到达这种境界的道路若是艰难,也就是这种艰难使文学成为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想,正是基于此,一个人格并不完善的作家的命运变得高贵而意义深远,使他付出任何牺牲也在所不惜。

就因为这种写作的意义,我开始写作。

具备了精神上的优越感,一切行为都可以绿灯放行。而在有些小说中,苦难不过是作家的精神咖啡,他们关于苦难的叙述透出他们品尝咖啡时的精神满足。

湖南乡村的神秘文化是郑小驴瞄准的另一目标,他愿意戴上乡村神秘文化的墨镜去观察世界。但是,我们也从中看到一个迷惑不定的郑小驴,他有一篇小说的主人公叫做游离,游离不妨看作是作者的自我写照,他行走在人生的道路上,对自己走向何方还不确定,但他没有停止行走,没有停止寻找,他在寻找更多的目标,更大的目标。

可以说,郑小驴是一位虔诚的文学探索者,但他还有很多不成熟之处,他也在探索中不断地修正着自己的坐标。郑小驴小说中的异质性非常突出,这也使我们有理由对他的未来充满期待。郑小驴说过这么一段话:“写作终究是件漫长的事情,就好比马拉松赛跑,‘80后’这一代里,是曾有过一批人跑得很快,但是我想文学并不是百米冲刺,拼的是耐力和能否熬得住一万里过程中的寂寞。我想我还在路上,并将永远在路上,而文学,本就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事。”让我们热情地为郑小驴加油吧。

来说,也是反映了社会公众对于道德社会建设的迫切期待。显然,作品对于现实社会的平庸世界具有一种强大的冲击力和醒世作用。

吴斌在自身受到致命打击的危机关头,能首先想到的是保证乘客的生命安全。这种舍生取义的英雄行为是他长期品德修炼的结果。孙侃通过细致的采访,还原了吴斌生前的工作与生活,捕捉到了他能自觉奉献的精神渊源。家庭和学校的良好教育、单位对于他职业操守和职业能力的培养和锤炼,加上他在日常生活中对于精神品格的自觉修养,造就了他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职业素质,强化了他的岗位意识和责任意识。因此,今天我们学习吴斌,首先要学习吴斌的自觉修行的精神,提高自身道德修行的自觉性。对英雄品质的形成、发展、深化、深入的深入开掘、分析和探视,使这部作品的主题意义得到了深化。

读这部书,我始终泪眼朦胧。对于吴斌舍生取义的英雄事迹,作者并没有写成简单的好人好事或表扬稿,而是在叙事中运用了夹叙夹议的抒情笔法。尽管他是“以从容的心态、客观地描述记录”,但看得出来,从采访到创作,作者的心态始终是激情涌动的。对新闻事件的真实描绘和深度挖掘、在纪实之中渗透着的思考性以及夹叙夹议之中散发着的不能自控的抒情,共同构成了本书的特色。

■第一感受

唐象阳散文印象小记

□谢宗玉

从唐象阳的散文中可以看出,他的经历颇为丰富,但同时,他可以正视生活的苦难和黑暗,他手中的笔或尖锐、或沉静、或从容,始终保持一种超然的心态和一种深邃写作的姿势。他总是能发现人、自然、宗教与现实社会之间潜在的逻辑关系,然后用他的锦绣文字卡罗组织出一篇篇优美的文字。他收集美、打造美、挖掘美、升华美。心灵的曼妙和思想的雄阔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他散文的独特风采。

透过唐象阳的文字,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另类而视角独特的思考以及他对人性的深度挖掘,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他那些极具性灵的书写和独具一格智慧能让读者的心灵从疼痛、感伤和震撼中深受启迪。

唐象阳的语言精妙华美,富有诗意,充满哲理,他笔端描述的情境流光溢彩,让人惊异。他指挥那些优美的文字就像拿破仑指挥他的炮队,驾轻就熟、运用自如。语言上的天赋加上炉火纯青的自如,使得读者读他的文字没有一丝障碍,每次翻开他的散文随笔集,都是一次纯粹的愉悦的心灵之旅。